

阿美族礦工聚落

一九八四年六月起，台北縣（今新北市）接連發生三次煤礦災變（海山、海山一坑、煤山），共奪走兩百六十八名礦工的生命，引起社會震驚與傷痛，礦場安全管理、礦工生命和福利保障，再度引起關注，為瞭解礦工生活面貌，我到瑞芳一個住有八十九戶阿美族，以及三戶布農族家庭的礦工聚落，紀錄他們的生活與遭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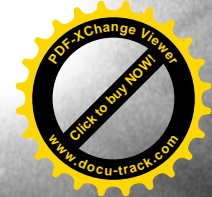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八四年七月，在九份煤山災變中罹難的阿美族礦工陳阿潭，在家屬及礦工朋友的護送下，緩緩向墓地前進。



左：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，土城海山煤礦煤塵爆炸，造成七十二人罹難，家屬悲慟認屍。

右：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，土城海山煤礦災變現場。



二〇一六年六月，我收到一封 e-mail：

蔡老師您好：我是一位礦工的兒子，敝姓蕭。

週日帶小孩在台中市立圖書館的偶然機會見到老師在第三期《人間》雜誌作品。（註：鄉土人間與台灣特展）

其中一幅作品有我父親從礦坑出來在礦車上的照片。家母及在九份理髮的伯母說礦車上的第一個人很像父親（蕭武夫）。由於，父親於去年年底往生，家母希望有父親當時的工作相片紀念，所以圖書館人員很熱心地幫我找到老師的 mail，希望老師能幫忙協助找到當時拍攝的其他照片，完成家母的願望。

朝隆感激不盡。

祝 老師 平安健康

看到這訊息，我很驚喜，迫不及待和他取得聯絡，到底他的爸爸是哪位礦工？他說：「站在礦車上面的是我的父親，母親和我從未看過父親工作的身影。（註：出坑後，礦工都會在公共澡堂，洗去滿身汗水、煤泥，乾淨地返家。）母親說，父親當年四十五歲……那時（一九八四年六月），在短短半年內，連續發生三場礦坑災變，奪走兩百六十九名礦工的生命，父親的一些朋友也在礦災中罹難，當時家人膽戰心驚，生怕萬一他的礦場……？會不會再也看不到他？之後，父親和許多同事都受塵肺症的職業病所苦，許多不到五十歲就過世了，父親活到七十五歲算是少數。父親直到過世前，才吐出長年累積在胸口的污穢物。」因礦工兒子突來的一封信，訴說礦工的血汗生命、父子親情。也讓這張三十年前的照片，有了不同的視角和意義。



前：趁空檔，礦工偷偷帶我下坑拍照。收工了，打著赤膊，穿著短褲和膠鞋，滿身是汗水和煤灰的礦工，依著微弱頭燈，走在暗黑泥濘、酷熱的坑道中。
右：結束辛勞的挖煤工作後，礦工隨著運煤車，由黑暗的地底回到地面。運煤礦車站立者，為礦工蕭武夫。



左：傍晚時分，在聚落閒聊，等待丈夫收工出坑的婦女和孩子。

右：出坑後，三五成群的礦工圍在一起喝著老米酒是常見的畫面。



由於居住空間狹小，聚落裡好幾戶人家必須共用一個廚房。



左：劉太太是聚落裡的業餘理髮師，理一顆頭的工錢為十五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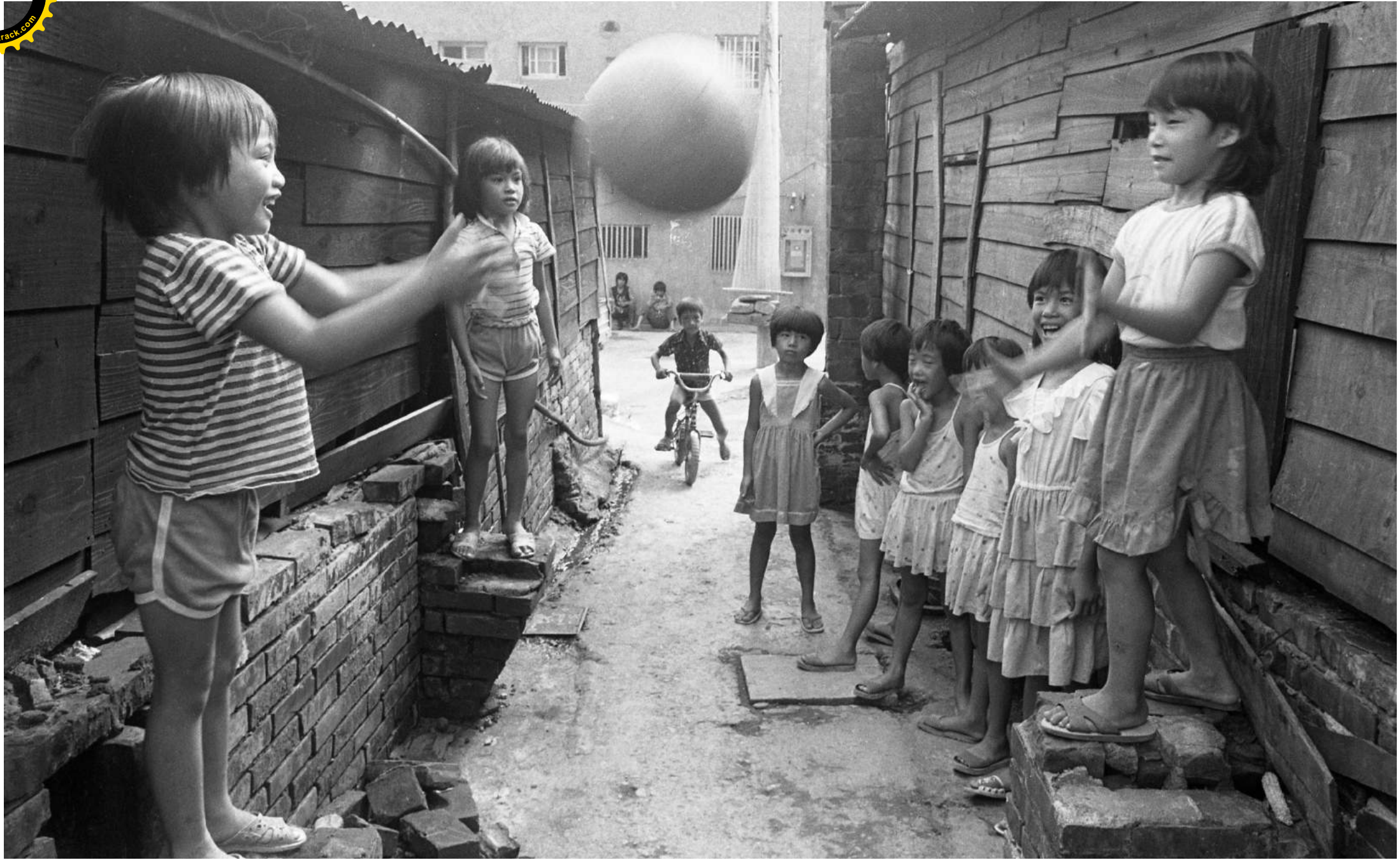
右：爸爸入坑工作，媽媽出外打零工，賴小妹負起照顧小弟弟的責任。





左：布農族礦工高先生的全家福。拍完這張照片的隔年元月，高先生不幸因肝病去世，高太太傷心地帶著四個孩子離開礦區。

右：每年中秋節，社區都會舉行豐年祭，除了傳統歌舞外，也有拔河比賽。



在聚落狹小的巷內，一群阿美族孩子愉快地玩著球。